

(现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)覆盖率已经很高,但是“他们活在养老焦虑里”。雷茂端说,大多数农村老人只有二三亩耕地,一亩地一年的纯收益是几百元,加上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,每月总收入不足300元。

此外,他们还面临代际压力,许多农村老人的愿望,就是尽全力用积蓄给儿女买房结婚。

近几年来,农民养老问题受到国家关注。雷茂端认为,尽管近年来农民基础养老金多次上调,但其绝对增长额和增长率,均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,导致相对差距拉大。

郑功成回顾说,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2009年最初的每人每月55元起步,到2023年增长到103元,14年时间涨了48元。从2024年起,农民养老金每年提高20元,调整步伐在加快,调整幅度在提升。

不过,郑功成说,目前最低基础养老金为163元,即使加上个人缴费部分,也只有200多元,并不能满足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要。在“十五五”期间,应在落实“投资于人”政策下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。

优先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

如何提高农民基础养老

金?雷茂端和郑功成的共识是,应优先且大幅度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水平。

雷茂端认为,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,同时体现对70岁以上农民的优先保障,建议采取“分步实施、年龄分段”的策略,用三年时间,将7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逐步提高至每月500元。

他解释说,70岁以上农民对国家建设贡献更早、付出更多,其每年付出义务劳动的成果都凝结在国有资产中,而且进入高龄后医疗和护理支出增加,养老需求更为紧迫。

每月500元目标并非凭空设定。雷茂端解释,每月500元,相当于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(月均1900元左右)的26%左右,能够基本覆盖农村老人的口粮、油盐、水电等日常开销,让70岁以上农民实现不用为生存而劳作。同时,这一水平与部分地区农村低保标准(约594元/月)接近,有助于缩小老年贫困群体的保障差距。

郑功成也主张优先提高70岁以上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。他指出,2009年建立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,是“福利+保险”组合模式。面向未来,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实行差

异化政策。

已退出劳动岗位的70岁以上高龄农民,不可能再通过参保缴费提升养老金待遇,只能且应该走福利性养老金增长路径,大幅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。而对于中青年农民,则应当逐步淡化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色彩,通过提高政府补贴、集体经济分担缴费等方式,鼓励个人参保缴费来促使其养老金水平得到提升,进而促使养老保险制度真正社会保险化。

郑功成还建议,在普遍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,可以将农村承包责任制推行前,参加过农村义务工的老年农民纳入特定补贴政策覆盖范围,以70岁为基准,额外增发历史贡献养老金,年龄愈大补偿愈多。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,更应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。

雷茂端还特别提出,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涨幅制定应该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。按照目前70岁以上农民约5400万人、每人每月增加357元(从143元提至500元)测算,全年新增支出约2313亿元,不到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%。他认为,将高龄农民作为优先保障对象,是在尽力与量力之间寻求的平衡点。

编辑/李程(lcpupu@126.com)